

姝璃

著

滕王阁

秘闻

贰

• 长安月 •

波谲云诡的权谋争斗，步步惊心的旷世之恋。
遇见她之后，他才知道，
这如画江山终不敌那一抹朱砂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滕五阁

秘闻

贰

· 长安月 ·

珮璃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长安月 / 珮璃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8

(滕王阁秘闻)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I. ①长… II. ①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6183号

滕王阁秘闻：长安月

作 者：珮璃

策 划：氧气文化

监 制：王拓

特约监制：赵鑫玮

责任编辑：管文

产品经理：王筱好

装帧设计：Violet

封面绘图：ENO(何何舞)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23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50 印张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定价：98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章 伤势初愈 身世初揭 / 001
- 第二十二章 皇族宗亲 各有所求 / 013
- 第二十三章 进宫援手 再遇风波 / 023
- 第二十四章 寿礼失窃 寺庙暗访 / 036
- 第二十五章 侥幸逃脱 意外线索 / 048
- 第二十六章 暗处蛰伏 讳莫如深 / 059
- 第二十七章 执迷案情 一意孤行 / 069
- 第二十八章 身份更迭 渐行渐远 / 078
- 第二十九章 死前嫁祸 误会丛生 / 087
- 第三十章 心结易解 情缘难舍 / 103



目 录

第三十一章 皇家无情 人心叵测 / 113

第三十二章 知子如母 一再试探 / 128

第三十三章 寺庙血案 疑窦渐生 / 138

第三十四章 摒弃前嫌 通力合作 / 152

第三十五章 壁画浴血 藏物于腹 / 165

第三十六章 地下宝藏 露出端倪 / 177

第三十七章 嫌凶落网 手段通天 / 192

第三十八章 联姻之举 取舍之间 / 208

第三十九章 宫廷一弈 落子无悔 / 222

第 四 十 章 安成之死 水落石出 / 234



第二十一章

伤势初愈 身世初揭



西岭月是被汤药呛醒的，她在迷糊中发觉有人在喂自己喝药，味道又苦又涩，难喝至极，她一下子吐了出来，人便有了意识。

许是动作太大，牵扯到了肩部的伤口，她忍不住呻吟一声，便听到有惊喜的呼唤传进耳中：“西岭娘子醒了！”

是个很陌生的声音。她缓缓睁眼看去，见是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娘子，穿一袭翠绿色衣裳，梳着双环垂髻，尖尖的瓜子脸、乌黑的大眼睛，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。

“你是……”西岭月勉强坐起身，问道。

对方连忙放下药碗，拿来靠枕垫在她腰后，随即行礼：“回娘子，婢子是福王府的婢女，名唤阿翠。”

“福王府？”西岭月环顾左右，才发现自己身下这张床榻铺的是水波绫，被面是孔雀罗，帐子是一层云雾绡，外头还束着月华锦，皆是各州头等的丝绸贡品。再看这屋子的格局摆设，大到屏风桌案，小到锦帐金钩，皆精致奢华，透露着主人无比尊贵的身份。

西岭月回过神来：“这里是长安？”

阿翠点头：“是啊，长安永福坊，福王府。”

西岭月刚醒过来，尚且想不起发生了何事，不禁茫然地看向阿翠。

阿翠轻笑道：“娘子刚醒，切莫伤神，婢子这就去请萧神医过来。”她言罢

便绕过屏风，快步出门去了。

不多时，萧忆跨入门内，也顾不上男女之防，匆匆走到西岭月的床畔，抬手抚上她的额头：“月儿，你感觉如何？”

西岭月见他神色关切，愣愣地回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浑身无力。”

“你昏睡了十日，自然无力，好在高热退了，伤势也无大碍。”萧忆明显松了口气。

自她受伤之后，李成轩的计划被全盘打乱，原本打算只在洛阳逗留两三日，无奈又多住了几日，直至前天，众人才赶到长安。

西岭月觉得脑袋昏昏沉沉，不清醒，便揉了揉太阳穴，再问：“我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萧忆知她是因为余毒未清才糊里糊涂，便将中秋那晚在香山寺发生的事简要复述了一遍。

随着他的话语，西岭月也渐渐想起前情，急忙问道：“刺客是谁？抓住了吗？”

萧忆摇头：“来无影去无踪，王爷说此人功夫不在聂隐娘之下。”

从方才开始，西岭月一直觉得少了些什么，直至萧忆提起“王爷”二字，她才反应过来：“对了，王爷和小郭呢？”

萧忆竟沉默一瞬，才答道：“王爷刚回长安，正忙；郭郡公也回家去了，不过他每日都来看你，细算时辰也快到了。”

说曹操曹操到，萧忆话音方落，郭仲霆的声音已在门外响起：“月儿！月儿妹子！你醒啦？”

他边说边在阿翠的引领下走入屋内，匆匆来到西岭月的榻边，一脸大喜之色：“你终于醒了，这些日子可担心死我了。”

几日不见，郭仲霆似乎有些不同，墨蓝色的锦袍，珠冠束发，上好的玉带金钩加身，竟然也将他衬出几分贵胄之气，像是个唇红齿白的世家公子，人也变得英俊许多！

真是人靠衣装！西岭月在心里默默念叨。

郭仲霆自然不知她的想法，大大咧咧地在床畔坐下，将她从上至下打量个遍：“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伤口还疼吗？”

西岭月实在受不了他这副肉麻的模样，干笑道：“多谢郭……郭郡公关心，我好多了。”

郭仲霆朝她摆了摆手：“哎，别叫什么‘郡公郡母’的，你若不嫌弃，也叫

我一声兄长吧！”

西岭月微微诧异：“叫你兄长？”

萧忆适时瞟了他一眼。

郭仲霆接收到某种信息，立即尴尬地笑：“啊哈哈，我不是想着我比你虚长两岁嘛，又和萧神医同龄。你都叫他兄长，叫我也是一样嘛！”

这怎么能一样，谁敢和长公主的独生爱子称兄道妹？西岭月哭笑不得，又不好回绝他的一番热情，只得寻思着转移话题。突然间，她眼风扫见一旁的阿翠，发现她的衣裳变成了石榴红色，不禁奇道：“咦？阿翠怎么出去一趟，还换了件衣裳？”

此话一出，屋内几人都笑了起来，郭仲霆最先开口解释：“哈哈！你一定是认错人了，她可不是阿翠，她是阿丹！”

阿丹随即上前行礼：“回西岭娘子，婢子名叫阿丹，是阿翠的孪生妹妹。”

萧忆也开口笑道：“方才阿翠来找我，我让她煎药去了。”

阿翠、阿丹竟然是孪生姐妹！西岭月觉得很新奇：“你们都在王爷身边当差？”

阿丹点头称是：“婢子的姐姐阿翠是王府的婢女，婢子则是个小小护卫，此次因您受了重伤，王爷特命我们姐妹二人来侍奉您。”

“你是个护卫？”西岭月更觉惊讶，仔细瞧着阿丹纤细的身段，实在想象不出她竟然会武！

郭仲霆遂笑：“阿翠嗜文，阿丹擅武，她们两姐妹可是我外祖母……哦，就是皇太后她老人家赐给王爷的，服侍王爷寸步不离。这次王爷竟把她们调来服侍你，可见你也算贵客了啊！”

“我还真是荣幸了。”西岭月虚弱地笑道。

几人说了一会儿话，阿翠也把汤药煎好端了进来，姐妹二人站在一处，长得真真是一模一样。西岭月看了半晌也没分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，不禁有些头痛：“你们都不会认错人吗？”

郭仲霆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多看几日就不会认错啦！”

阿翠也笑着附和：“是啊，府里都能分清我们姐妹。”

西岭月又看向萧忆：“忆哥哥，你也分得清？”

萧忆忍俊不禁：“她们还是有区别的。”

此后三日，西岭月的身子渐渐好转，她每日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喝药、散步之外，

就是与阿翠、阿丹两姐妹说话。她发现这两姐妹还是有区别的，阿翠嗜文，气质也柔弱，面相温和，嘴角有一颗小小的黑痣；阿丹擅武，性子活泼，面相更伶俐，脸上没有痣。

这几日，萧忆一直在照顾西岭月，问诊、把脉、换药方，甚至亲自监督她喝药。郭仲霆也每日过来陪她说话，就连白居易和郑婉娘都各来探望过一次，可就是不见李成轩。

直到第四天用过早饭后，西岭月终于忍不住了，询问阿翠：“王爷这几日都没回府吗？”

阿翠顿了顿，轻声回道：“王爷这几日都回过府，不过日日晚归，便没有来打扰娘子。”

原来如此。想必是李成轩刚回长安，要忙着交接生辰纲，还要查找李筠谋反的罪证，分身乏术吧。西岭月这般想着，也没再细问，只是她攒了一肚子话无人可说，心里有些着急罢了。

诚如她所料，李成轩这几日的确很繁忙，此刻他正忙于交接生辰纲。皇太后五五寿辰在即，自然怠慢不得，两月前圣上已经下令，命“六局一宫”全力筹办此次寿宴。

自皇权设立以来，朝廷与后宫的管理、开支向来是分开进行，互不干涉。朝廷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管辖民生大事，还设立了大理寺，负责典狱刑法。而“六局一宫”则算是后宫中的六部和大理寺，乃主理宫廷事务的机枢部门。

“六局一宫”始设于隋朝，大唐沿袭此制度。“六局”分别指尚宫局、尚仪局、尚服局、尚食局、尚寝局、尚局局，每局各设四司，职责各不相同；“一宫”则为宫正，与六局平级，但人数比六局略少，职责也较为单一。

因这些部门太过繁杂，宫中便以数目相称为“六局一宫二十四司”，简称“六局一宫”，职责如下：

尚宫局负责协助皇后管理后宫，下设司记、司言、司簿、司闱四司。司记掌管宫内文簿出入、抄录审核；司言掌管诏书附奏、外司宣召传见；司簿掌管宫内女史以上名录，登记禀赐事宜；司闱则管理着各宫各阁的钥匙，每日启闭宫阁。

尚仪局负责维持宫内的诗书礼仪，下设司籍、司乐、司宾、司赞四司。司籍掌管经籍，宫内上至皇后下至皇子公主，所用的几案、纸笔、书籍，皆由此司供奉；司乐掌管宫内礼乐音律之仪；司宾负责管理宾客朝见，举办宴会；司赞负责引导宾客入席、宴食、行酒等宫内礼仪。

尚服局管理后宫的服装、符契、采章之数，下设司宝、司衣、司饰、司仗四司。司宝管理着宫中所有印符、腰牌、令信；司衣管理宫内御服、首饰；司饰掌管汤沐、巾栉；司仗负责管理后宫的仪仗出入。

尚食局掌管后宫膳食的采买供给，下设司膳、司酝、司药、司饔四司。司膳负责烹煎及膳羞、米面、薪炭的供应；司酝负责酿酒；司药管理宫中药材，研发药膳；司饔负责给宫人们分发俸禄、奖赏、薪炭等。

尚寝局负则掌天子燕寝及嫔妃进御之次序，下设司设、司舆、司苑、司灯四司。司设掌管四季的床帷铺设、寝具洒扫；司舆负责管理分发宫内肩舆车辇、团扇、文物、羽旄；司苑负责打理宫中各苑的花草树木；司灯负责每日早晚在宫内挂灯点烛。

尚功局负责女工营造，下设司制、司珍、司彩、司计。司制负责剪裁缝纫供给后宫的衣装；司珍负责营造珠珍、管理钱货；司彩负责采购以及管理绵彩、丝绸、绢帛；司计负责清算供给，尤其是分发给各宫的衣服、饮食、薪炭均须在司计司核发登记。

此外宫中还设有“一宫”，主官名为“宫正”，掌管戒令、纠察、谪罚之事。后宫上至妃嫔下至宫女，若有触犯宫规或有失职之举，皆由宫正负责惩处。此部与朝廷的大理寺职责相似。

六局各有主官一或两人，一宫有主官一人，均是正五品。下设司官、掌官、典官、女史等职位若干，品级从正六品到从九品不等，七部官职总计超过四百人。最为特殊的是，这七部皆以女官为主，偶尔有些宦官任职也是末等职位，做些跑腿、宣旨、搬运重物的体力活。

六局一宫看似平级，但向来以尚宫局为首，只因这一局乃皇后亲自管理，其余六部所有事务的出纳文籍，必须由其过目印署才能施行。只这一个职责，便让尚宫局凌驾于众部之上。

然而到了当今圣上登基之后，六局一宫的局面便有些尴尬——因为中宫悬空，没有皇后。

当今圣上十五岁便娶了郭氏为正妻，她是汾阳郡王郭子仪的孙女，升平公主与代国公郭暖的次女，也是郭仲霆的亲姑姑。圣上与郭氏少年结发，感情也算和睦，婚后育有一子一女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这样一位出身显赫、育有子女的正妻，圣上登基之后却迟迟不肯立她为皇后，只册立其为贵妃，虽说也让她统御六宫，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。

再加上皇太后尚且在世，而皇太后自先皇在位时便是后宫的实际掌权者，因

此后宫一直被皇太后握在手中。原本皇太后年纪渐长，少不得会让郭贵妃协助打理后宫诸事，偏偏她老人家身边还有个颇为宠信的齐州县主，凡她不能决断之事，皆与齐州县主相商，许多旨意也是通过这位县主来传达示下。

久而久之，六局一宫对齐州县主的态度竟比对郭贵妃还要亲热几分，此事一直令郭贵妃颇感不快，但因齐州县主是太后的养女，郭贵妃也无法提出异议，只得隐忍。

不怪郭贵妃感到憋屈，这位齐州县主年纪不大，却是开国功臣之后，家族军功卓著——她是初唐名将、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、徐州都督、胡国公秦琼的后人，年方十九，闺名唤作“秦瑟”。秦瑟自幼父兄战亡，皇太后还是太子良娣时便将她纳入膝下抚养，迄今已快十年，一直对她疼爱有加。

此次皇太后便是生生撇开了郭贵妃，亲自指定齐州县主秦瑟统办自己的寿宴。而眼下，这位县主就领着六局的各位主官，正在与福王李成轩交接生辰纲。

李成轩本想直接将生辰纲运送进宫内，但我朝有令，亲王开府单住后便不能随意出入后宫，必须层层上报获准才可。皇太后体谅他一路辛劳，不想让他受这些规矩束缚，便让秦瑟和六局的人亲自到福王府接收生辰纲，顺带捎了一些补品给他。

此时尚功局的杜尚功正领着手下四司，一一清算生辰纲的数目品类。杜尚功拿起一物说出品名，司计便在礼单上勾选一笔，再按照种类分给司制、司珍或司彩造册管理。其余五局闲来无事，也凑过去帮忙归整，时而品评几句，赞叹李锜供奉的稀世珍玩。

秦瑟见她们规整名目条理清晰，也知道自己帮不上忙，而这一批生辰纲数目繁多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清算不完，估摸要花费几个时辰。她看李成轩亦是负手在旁百无聊赖，便主动提道：“您开府两年，我还是头一次来府上，您不请我到处逛逛？”

李成轩见有神策军盯着，不会出什么纰漏，便对秦瑟伸手相请，笑言：“自当奉陪。”

两人遂一道往福王府的花园走去。

说起秦瑟的身世也是可怜，她九岁那年父兄阵亡，母亲也抑郁而终，德宗怜她是开国功勋之后，便破例册封她为齐州县主，而齐州正是她的祖先——胡国公秦琼的出生地。

当年皇太后王氏还是太子良娣时，住在东宫，其膝下女儿皆已出嫁多年，两个儿子——李纯是皇长孙，当时已被册封为广陵郡王，开始参与政事；幼子李成

轩则沉默寡言，课业又很繁重。王良娣感到身边没有体己之人，偶然间听说了秦瑟的身世，便主动提出要接她进东宫抚养。

德宗闻之大为开怀，当即便下旨恩准，逢人便夸赞这个儿媳贤良淑德、识大体。

就这样，时年十岁的秦瑟顺理成章进入东宫，成为王良娣的养女。当时李成轩年十三，也住在东宫，算是与秦瑟朝夕相处了两年，待到他十五岁时另辟宫殿单住，两人才分开。不过李成轩生性至孝，每日都去东宫向父母晨昏定省，每每便能看到秦瑟侍奉在母亲王氏左右。

直至他弱冠那年，皇祖父德宗驾崩，他的父亲顺宗登基，他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福亲王，在永福坊开府单住。他这才算真正离开了宫廷，与王氏也无法时常见面了，唯有每逢初一、十五、年节宴会进宫问安，才会与母亲叙话半晌，顺带与秦瑟打个招呼。

李成轩是王氏的幼子，上头三姐一兄比他更早离开母亲，待他在外开府，王氏的五名子女算是都离开了身边。幸好有秦瑟常年相伴，免去了王氏在宫中太过寂寞，正因如此，李成轩对秦瑟一直很感激。再加上年少时同住东宫的情分，两人的关系便比常人亲厚一些，说话也并无太多顾忌。

秦瑟自今日见到他，便觉得他有些闷闷不乐，眼见四下无人，便主动开口问道：“王爷这是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吗？”

李成轩边走边回道：“没什么，有些乏累罢了。”

秦瑟在宫里也听说了李锜的事，遂问：“是不是镇海的事很棘手？”

“棘手也是皇兄棘手，这案子如今不归我管了。”李成轩轻笑。自回长安之后，他将一切都禀报给了当今圣上，即他的皇兄李纯。圣上将此案定为逆反，交给了大理寺主审，让他把搜集的证据一并移交，他为此忙了好几天，今日才顾得上交接生辰纲。待此事了结，他便可真正闲散下来。

秦瑟见他一派轻松，不禁微微凝眉，但终究没说什么，转而问起江南的风土人情。

李成轩挑拣了几样趣事告诉她，话到一半忽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哦对了，我在润州买了些丝绸，一会儿你记得带回宫里，送给母后和几位太妃。”他停顿片刻，又道，“还有你和郭贵妃一份。”

秦瑟挽袖而笑：“还有我一份啊？多谢了。”

李成轩嫌她故作客气，笑着扫了她一眼：“还是按老规矩。”

秦瑟会意地点头。

这些年来，但凡李成轩外出，无论是办差还是游山玩水，总会带些当地的特产、物件回来，送进宫中孝敬各位长辈。而这些东西只要到了他母后宫里，都是由秦瑟做主派发，再以他的名义送给各宫女眷——大多是与他母后平辈的先皇太妃，至多再送一份给他皇兄的嫡妻郭贵妃。

秦瑟似乎极擅长此道，每次都把礼物的分量掌握得刚刚好，上至各宫太妃、老太妃，下至郭贵妃，都对李成轩的礼物极为满意，还经常回礼。也是因为这件事，秦瑟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各宫认可，大家都将她当作未来的福王妃，包括皇太后也免不了有这个想法。

偏生李成轩本人没什么表示，皇太后多次提及让他成婚，可秦瑟的名字每每还没说出口，他便一口回绝。久而久之，宫里都知道福王贪玩，既不关心朝政也不愿成家，日日与奇珍异宝为伍，府中还养着一堆美貌的奴婢。

而被传流言的两位当事人——李成轩和秦瑟似乎都不在意，态度也一如既往，默契地从不提起此事。各宫女眷都在猜测，这两人到底是反应迟钝，还是彼此真的无意？这简直已成为大明宫第一悬案，是各宫女眷茶余饭后、小聚、宴会的必谈话题。

然而众人谈论了两三年也没什么结果，都眼睁睁地看着秦瑟熬到了十九岁，亲事还未有个着落，纷纷替她感到惋惜。毕竟按照大唐的婚俗，女子十二三岁就要开始议亲了，过了十五还不嫁已算是大龄女了。

虽然秦瑟长得极美，出身也好，根本不愁嫁。

“对了，仲霆也带了东西给你，收到没有？”李成轩自然而然地问。

秦瑟很是无奈：“前天长公主进宫，已将东西转给我了，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“但是您为何不替他把把关，让他送我一盒子晒干的菊花？”秦瑟失笑。

李成轩遂一本正经地解释：“你可别小看那些菊花，都是江南的稀有品种，仲霆是怕你欣赏不到，才特意晒干带回来的。”

“是啊，整整二十朵名贵珍品，他还真是暴殄天物。”秦瑟替那些菊花感到惋惜。

李成轩低下头强忍笑意。

秦瑟嗔怪地看着他：“您还笑！”

李成轩便轻咳一声，转移话题：“对了，母后的寿宴筹办得如何？可需要我帮忙？”

“一切还算顺利，不过……”秦瑟话没说完，有些迟疑。

“你还是老毛病，总是话说半句。”李成轩淡淡评价。

秦瑟这才叹了口气，说出忧虑：“我也不瞒您了，寿宴是在十月初十，可太后的新衣迄今为止尚未动工，我只怕再耽搁下去，衣裳就来不及做了。”

李成轩深深蹙眉：“为何没动工？”

“因为太后指明要用蜀锦做衣裳。可自从去年刘辟谋逆之后，西川迄今没有新的蜀锦进贡，往年的锦缎又拿不出手，尚服局、尚功局都在为此苦恼。”

李成轩立刻想到了西岭月。她的义父萧致武是西川唯一的蜀锦皇商，自从去年被牵连进西川节度使的造反案子后，萧家就被剥夺了皇商资格。原本朝廷是要甄选新的皇商，却因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干涉而作罢，显然李师道是想拖到萧忆与李忘真成亲之后，帮助萧家重新夺得皇商之位，故此才暗中使了手段，将此事拖到现下。如此一来，自然是不可能新的锦缎进贡了。

“东川呢？难道没有蜀锦上贡？”李成轩又问。

秦瑟摇了摇头：“我听尚功局说，最好的锦缎都是产自成都府，东川的锦缎质地粗糙，入不了前三等。”

李成轩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帮助西岭月的好机会，若是计划得宜，大约能助萧家重新夺得皇商的位置。但也许还有另一条捷径比他所想的法子更为简单……

想到此处，他的神色渐渐沉敛，带有些许失意。秦瑟看在眼里，正要关切一句，此时忽见府中管家一路小跑而来，禀道：“王爷、县主，长公主和郭驸马突然来了，指明要见西岭娘子……”

李成轩乍然变色，二话不说抬步便往回走，步履匆匆很是焦急。唯有秦瑟留在原地摸不着头脑，长公主不是王爷的亲姐姐吗？两人向来兄弟情深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

秦瑟心中虽有疑问，但她毕竟是太后身边的人，又是德宗钦封的县主，无论如何也得露面向长公主问个好，于是便匆匆跟上李成轩。

两人来到西岭月所住的院落，远远便听到汉阳长公主的声音从门厅里传出来：“她在哪里？快，快带我去见见！”

然后是郭仲霆的阻止声：“母亲，她伤势未愈，还是改日再说吧！”

秦瑟尚且来不及询问“她”是谁，只见李成轩已经一步跃上三层台阶，推开屋门跨步入内：“皇姐、姐夫。”

秦瑟也提起裙裾跟着进屋，一眼就瞧见汉阳长公主满是焦急之色，颊边隐有泪痕。郭驸马和郭仲霆正一左一右扶着她，像是在劝慰什么。

汉阳长公主见是李成轩进屋，疾步上前拉过他的手臂，亟亟问道：“成轩，西岭娘子呢？在哪里？快让我见见！”

李成轩没答话，迅速瞪了郭仲霆一眼，后者是一副冤枉外加无奈的表情。

汉阳长公主没注意两人间的小动作，不住探头往内堂里看，抬脚作势就要进去，李成轩见状，迈出一步挡在她身前：“皇姐，事情还未确定，再者西岭她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一个熟悉的女子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几人都循声看去，见是一只葱白素手拨开了水晶珠帘，先是探出半个脑袋，继而在婢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。她素面朝天不施粉黛，脸色略微苍白，只一双乌溜溜的杏眼颇有神采，如幽深的古井水。她的发髻松松绾就，只插了一根别致的玉簪。她身穿一件极其朴素的鹅黄衣裙，外头还披着一件杏色薄披风，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。

正是西岭月。

她方才正与阿翠在内堂说话，突然听到外头有些吵闹，忍不住出来看看。这一看，却看到了多日不见的李成轩，她心中大喜，自觉忽略其他人，喊了一声：“王爷你终于来了，我正有事找你呢！”

李成轩亦是多日没看到她了，见她气色不好，人也瘦了一圈，不禁垂下眼帘，只淡淡打个招呼：“西岭。”

就是这一声称呼惊醒了汉阳长公主，她立即走到西岭月身边：“你就是西岭娘子吧？你……真好……”

长公主一把捉住西岭月的手，上下打量着她，还没说出几个字，眼泪已簌簌地落下来。

郭仲霆难得会看一次眼色，上前拉开长公主，尴尬地朝西岭月介绍“月儿妹子，这是我母亲，汉阳长公主。”他又回头指了指郭驸马，“这是我父亲，驸马都尉兼国子祭酒。”

西岭月尚没弄清楚状况，但看这两位是郭仲霆的父母，她也不敢怠慢，连忙收起闲散之心，正正经经地敛衽行礼：“民女见过长公主、郭驸马。”

阿翠也跟着见礼：“婢子阿翠参见长公主、驸马爷。”

“西岭娘子，是我们冒昧打扰了，你不要见怪。”此时驸马郭縱也走上前来，亦是朝西岭月流露出慈爱之色。

后者一头雾水，不知当朝长公主和郭驸马为何要来探望自己，但也趁机认了认他二人的长相，顺带回忆了郭仲霆的家世背景——

汉阳长公主，闺名李畅，乃当朝皇太后的长女，亦是圣上的同胞亲姐。她今年应是三十七八，看起来丰容靓饰，颇有风韵，虽然眼角的泪痕晕花了眼妆，但依旧能看出她的眉眼与李成轩略有相似，鼻梁高挺，充满了高贵的气度。

而驸马都尉郭縱，其祖父是德宗的“尚父”——先汾阳郡王郭子仪，其母是德宗最疼爱的女儿——已故虢国大长昭懿公主，即升平公主，其父是郭子仪的嗣子——已故代国公郭曖。郭驸马看似比长公主年长几岁，身形高大挺拔，但眼角的丝丝皱纹并不显老，反而衬出他几分从容底蕴。西岭月看到他，总算是知道郭仲霆那唇红齿白的长相是遗承了谁，这父子两人当真是一个模样刻出来的。

长公主和郭驸马今日都打扮得极为随意，着单色常服，也不见戴有几样贵重的饰物，显得甚为平易近人。再加上李成轩和郭仲霆的缘故，西岭月对他二人更是平添了几分好感，遂绽开一丝甜笑：“不知长公主和郭驸马来见民女做什么？可是有事要吩咐？”

郭縱摆了摆手，一句“无事”还没出口，就见长公主已经“哎呀”一声，指着西岭月对夫婿说道：“驸马你快看，快看啊！她笑起来那眉眼、那神态，简直与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啊！”长公主说着已是放声大哭，一把搂住西岭月，痛哭流涕地喊着，“我可怜的女儿啊，母亲找你找得好苦啊！”

西岭月顿时呆若木鸡。

李成轩见状更是蹙眉，与郭仲霆上前拉开长公主：“皇姐，此事尚不能确定，您还是……”

“怎么不能确定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她！”长公主挣开李成轩，擦了眼泪询问西岭月，“我问你，你今年可是十八？生在七月？”

“我的生辰是八月，不过……”西岭月如实回道，“不过我义父说，他在中秋那夜捡到我时，我已经足月了。”

“那就没错！我那苦命的女儿生在七月初七，定然是你！”

“女儿？！”西岭月这才反应过来，睁大双眸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，“您是说我是您的……”

长公主想起旧事，又是一阵哽咽，艰难地点了点头：“我那苦命的女儿尚在襁褓之中便丢了，迄今已整整十八年了啊！”

郭縱见长公主神情激动，生怕她伤了身子，便嘱咐郭仲霆扶她坐下，继续询问道：“西岭娘子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请你如实回答，你的左肩之上是否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？”他停顿片刻，特意补充，“是蛾眉月的形状，朱砂色。”

“我……”饶是西岭月再大方，这也是女儿家最私密之事，她岂能当着众人之面说出口？

郭縱也觉得有些冒昧，歉然回道：“还请娘子谅解，我们寻女心切，并无冒犯之意。”

西岭月只觉得此事太过突然，不知该如何回应，只得转头看向李成轩。

后者一直紧蹙眉峰，欲言又止，但终究不忍让长公主夫妇白跑一趟，遂道：“西岭，让我皇姐随你进去看看吧。”

长公主立即露出期望之色。阿翠也适时在她耳畔说道：“娘子放心，婢子会服侍您的。”

西岭月只觉脑子里一团乱麻，见李成轩对自己颌首示意，便也怔怔地点头，随着长公主和阿翠进了内堂……